藏在发间的温柔

孙惠敏

周末的阳光慵懒地洒进客厅,我窝在沙发里追 剧,难得半日清闲。母亲端着切好的水果盘走进 来,正要招呼她一起看,却见她突然凑近,目光直直 地锁定在我的头顶。

我被盯得发懵,下意识摸了摸脑袋说:"妈,怎 么啦?"母亲的手轻轻探过来,拨开我头顶的发丝, 指尖带着熟悉的温度说:"你怎么有几根白发了?" 我慌忙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果然,几根银丝在黑 发间格外刺眼,平日里忙得脚不沾地,竟不知它们 何时悄悄冒了出来。

我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就几根白头发,染染就 行,不碍事。"母亲却蹙起眉头,转身就往梳妆台走 去,嘴里念叨着:"女孩子顶着白发多不好看,妈给 你染染。"我本想推辞,连日工作的疲惫早已将我包 围,可母亲动作极快,眨眼间就翻出了染发膏,利落 地调配起来。

调配好染发膏,母亲搬来小凳子,轻轻按了按 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我顺从地落座,她像小时候 给我编辫子那样,将我的头发分成一缕缕。她的指 尖穿梭在发丝间,力度轻柔得像羽毛拂过,熟悉的 触感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儿时时光。

母亲开始染发,动作小心翼翼。我不经意间瞥 见她的手,那双手曾经细腻光滑,如今却布满细密 的纹路,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可岁月留下的痕迹 依旧清晰可见。她一边染一边絮叨:"天天忙工作, 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熬夜多伤身体。"听着这些 再熟悉不过的唠叨,我的鼻子突然泛起酸涩。

"妈,您别操心了,我都这么大了,知道照顾自 己。"我轻声说道。母亲没有接话,只是专注地染着 头发,偶尔用毛巾轻轻擦去我额头上不小心沾上的 染发膏。过了许久,她才开口:"你再大,在妈眼里 也是孩子。

我静静坐着,感受着这份独属于母亲的温柔。 抬眼望向镜子,镜中的母亲已经弯下了腰,眼角的 皱纹又深了些,曾经乌黑的鬓角如今爬满银丝,可 看向我的眼神,却依然充满了疼爱,和小时候一模 一样。曾经那个年轻漂亮的母亲,为了我,为了这 个家,将自己的青春都熬成了白发苍颜。

想到这儿,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落在衣 服上。母亲察觉到我的异样,慌忙放下染发刷,伸 手替我擦拭:"怎么了? 是不是弄到眼睛里了?"我 摇摇头,反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将脸埋进她的掌心, 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那样。这双手,曾为我遮风挡 雨,如今虽变得粗糙,却依然温暖。

染完头发,母亲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遗 漏的白发才放心。她轻轻梳理着我的头发,嘴里还 在叮嘱:"别总熬夜,多吃点有营养的。"这些话,我听 过无数遍,此刻却觉得格外滚烫,烫得眼眶生疼。

明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原以为能随时见面, 可忙碌的工作却让陪伴变得如此奢侈,而母亲,始 终用她的方式,把满满的爱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她自己的头发早已半白,却还惦记着为我染黑那 几根白发。那些藏在发间的温柔,是岁月冲不散 的牵挂。

母亲的遗产

白驹过隙,转眼间又到了母亲节。端详母亲的 照片,思绪把我拉回到从前。

1960年4月,刚满6个月的我来到母亲身边,成 了她的养子。母亲总是省吃俭用,力所能及地让我 吃好穿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得到了母亲

没想到,与母亲相处的岁月是短暂的。我读高 二时,母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她在弥留之际,紧紧 握着我的手,从随身带的包中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 的信封交给我,并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眼中流 露出不舍与期许。

母亲离世后,我准备把那个信封拆开,心想母 亲给我留的是什么?亲戚朋友都说可能是存折,打 开才发现是一张照片,是母亲与父亲1957年的合 影。母亲留给我这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 当时我 也没有明白。

1978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高中毕业 参加了高考,结果却是名落孙山,那段时间我情绪 低落、茶饭不思。偶然在抽屉中又看到母亲给我的 信封,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1949年,母亲从农村随父亲的军队南下来到西 南。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字,脚也被裹 成"三寸金莲"。母亲早年得了气管炎,因家庭条件 不好,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积劳成疾,成了肺心病。 从母亲拖着病身子到部队的那天起,就跟着父亲学 习。父亲一字一句认真教,母亲一笔一画刻苦学。 父亲说:"当年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你妈便点 蜡烛熬夜学习。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她常常缠着 我讲了又讲,直到弄懂了才去休息。"在父亲耐心地 辅导下,母亲很快能独自认字看书了,后来还与父 亲一起成了部队大院里的学习积极分子。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母亲通过自学,成了部队大院 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的家属"。

想到母亲平凡而奋进的一生,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努力? 经过复习,我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后 来还考上了公务员。

我的女儿出生时,父亲遵从母亲生前的意思, 给女儿起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名字——强立。女 儿刚懂事时,总埋怨爷爷奶奶给她起的名字。后来 上大学、读研究生到成家立业,再到有了自己的家 庭和孩子。她不止一次说:"感谢爷爷奶奶给我起 的这个名字!强立、强立,就是让我自强自立!"

知难而上、刻苦钻研,热爱生活、超越自我。这 是母亲留给我的遗产,她传给了我,我也传给了我 的孩子。这样的遗产在别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但 足以让我受用一生、感动一生、幸福一生。

永不褪色的母爱

王婉若

山风掠过晒谷场的清晨,我总能看见母亲弯 着腰,把金灿灿的稻谷摊开又收拢。在农村的黄 土地上,岁月的犁铧在她脸上刻下沟壑,可那份藏 在粗布衣裳褶皱里的温柔,却像村口老井的水,历 经时光沉淀,愈发清澈甘甜。

记忆最深的是煤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的模样。 村里还没通电时,一盏煤油灯就是全家的太阳。 火苗在玻璃罩里轻轻摇晃,把母亲的影子投在土 墙上,忽大忽小。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时不时 抬头看她。母亲戴着顶褪色的蓝布帽,老花镜滑 到鼻尖,银针在千层布鞋底上来回穿梭。"写累 了就歇会儿。"她说话时眼睛不离鞋底,嘴角却 噙着笑。有次我被数学题难住,急得直揪头发, 她放下针线,用手轻轻拍我的背:"别急,咱把题 目拆成小块啃。"说着就用烧火棍在地上画起线 段图, 灶灰粘在她袖口, 像朵小小的云。那些被 难题困扰的夜晚,因为母亲带着棉线香的温柔, 变得不再漫长。

母亲的温柔,还藏在田间劳作的时光里。农 忙时节,我跟着母亲去插秧,小小的我总把秧苗插 得歪歪扭扭。母亲直起酸痛的腰,走到我身边,蹲 下身子,沾满泥浆的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说:"手稳 些,秧苗才能直直地扎根。"她的掌心带着粗糙的 茧子,却传递着让人安心的温度。日头正毒时,母 亲会摘下草帽,为我扇风,自己的额头却沁满汗 珠。休息时,她从布兜里掏出饭团,那是她特意多 留的糯米,还混着几颗晒干的红枣。"快吃,吃饱了 才有力气。"她看着我吃得满嘴米粒,笑着用衣角 为我擦拭,眼神里满是宠溺。

裙,踮着脚去够最高处的花串。"高处的花干净, 甜。"她把雪白的槐花洗净,拌上面粉,在大铁锅里 烙成金黄的饼。我蹲在灶台前烧火,看她被油烟 熏得眯起眼,却不忘回头叮嘱:"别添太旺火,饼要 糊了。"咬一口刚出锅的槐花饼,清香混着麦香在 舌尖化开,母亲就坐在一旁,用围裙擦着手,笑盈 盈地看我狼吞虎咽。后来我才知道,她总把最厚 实的饼留给我,自己吃边角烤焦的部分。

上初中时我要去镇上住校,临走那天,母亲把 我的被褥捆了又捆。她粗糙的手指捏着麻绳,每 一个结都系得格外紧实,仿佛这样就能把家的温 暖都系进包裹里。"在学校别怕生,想家了就看看 月亮。"她在我书包侧兜塞了个油纸包,坐上车打 开,才发现是十几个煮鸡蛋,还带着温度。车开动 时,我透过车窗回望,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却还 在挥手,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像一张倔强的帆。

如今回村,老房子的窗棂爬满了牵牛花,母亲 的背却弯得像张弓。每次回家,她还是会早早站 在村口张望,眼睛里闪着光。一进家门,八仙桌上 摆着我爱吃的槐花饼,厨房灶台上的锅里还冒着 热气。"快尝尝,咸淡合适不?"她夹起咸菜放我碗 里,动作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阳光透过窗纸洒 在她手上,那些布满老茧的纹路里,依然藏着岁月 带不走的温柔。

暮色漫过田野时,我常陪母亲坐在院子 里。她絮絮叨叨说着村里的新鲜事,手里还在 纳鞋底——这次是给她的小孙子。月光爬上她的 白发,像覆了层柔软的霜。原来母爱从来不会褪 色,它藏在油灯下的线段图里,裹在槐花饼的香气





杨瑞琪

清晨四点的韩塬大地还浸在薄雾里, 村口老槐树下的柴火灶已经噼啪作响。 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厨师围坐 在一起,手腕翻飞间,一个个元宝似的馄 饨就"蹲坐"在竹匾里。这是我记忆深处 最温暖的画面,也是离家多年后,每当想 起韩城,舌尖最先泛起的滋味。

这次正逢"五一"假期,遇上老家有人 结婚,刚好可以乘这个机会回一趟韩城, 既解了"思乡之愁",又可以品尝这记忆中 独一无二的美味,可谓是一举两得。

在韩城农村,谁家有个喜事,那必定 是全村的大事。从筹备酒席的前几天开 始,村子里就热闹起来,而这早上吃的馄 饨更是宴席上的"定海神针"。不同于南 方馄饨的薄如蝉翼,韩城馄饨的皮透着股 倔强的厚实,用擀面杖压出的纹路里,藏 着祖辈传下来的生活哲学。包馄饨是门 精巧的手艺:筷子头蘸着白萝卜馅,在掌 心的面皮上轻点,三折两叠间,一枚枚拇 指盖大小的胖"元宝"便整整齐齐地码在 竹匾里,鼓鼓囊囊的模样,倒像是装满了



对好日子的期盼。

汤底是馄饨的魂。提前一天用猪棒 骨慢火熬煮,直到汤色浓稠如琥珀。次日 清晨,十几种食材次第入锅:肥瘦相间的 臊子肉煸出焦香味,白菜吸饱肉汁变得甜 软,黄花菜与木耳舒展着身姿,炸得金黄 的豆腐丁在汤里打着转。最点睛的是韭 菜,总在起锅前撒入,碧绿的菜叶瞬间点

吃馄饨的讲究,藏在一碗一筷间。光 吃馄饨可不行,还要搭配凉拌小菜——脆 生生的萝卜丝、酸香的豇豆、油亮的榨菜 丝和韭菜,再舀上两大勺红亮的油泼辣 子,色香味俱全。滚烫的汤裹挟着馄饨滑 入喉咙,萝卜馅的清甜、臊子肉的醇厚、韭 菜的鲜香在舌尖炸开,再就一口脆生生的 咸菜,这一早上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大 家围坐在摆满菜肴的大圆桌旁,一边吃着 馄饨,一边热热闹闹地聊着天,欢声笑语

工作后,我离开韩城来到西安,安家 落户,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回韩城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每次思念这份美味的时 候,也曾尝试着自己下厨,却少了农村酒 席上的那份热闹,缺了柴火铁锅煮出的 独特香气,更没有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 的那份亲切与温暖。

那一碗馄饨,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 我对韩城深深的眷恋,是剪不断的乡愁,是 无论走多远都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郛 凡人生

原想这辈子与拐杖无缘,不料一场意 外,毫无征兆地与它美丽"邂逅"。

小时候做游戏,伙伴们都抢着学电影 里扮演八路军伤病员, 拄个像拐杖一样的 木头棒棒,显得有英雄气概,多个道具,表 演余地也增加了。上学时,班里有个得小 儿麻痹症的同学,每天拄着双拐。有次老 师批评一名外班学生,原来他欺负患病同 学。以后,我也加入了学雷锋小组,定时接 送这位同学,我们建立了深厚友情,我转学 后还时时挂念他。

没承想"潇洒"很快降临于我,摔跤那 天天气无恙,一切都那么和谐美妙。野炊 后,就地狂欢,妻献歌我献花,摄友遗憾这 么浪漫没录像,于是妻再唱我重献,借着微 醉装嫩扮萌,欢蹦乱跳奔上去。老人言,事 出反常必有妖,邪乎到家必有诈。一点不 假,黑暗中"扑通"一声,我重重摔倒,两眼 冒星,钻心刺痛。妻还在灯光下尽情献歌, 摄友早将镜头对准欢呼的驴友,谁也没注 意有个倒霉鬼已经遭殃。悄悄爬起,强装 笑颜,熬到天亮,去医院拍片,脚踝骨折!

骨折没啥特效药,石膏固定,拐杖一 副,在家修养。第一周,肿痛未消,卧床不 拐 杖

王健春

起,消炎药、止疼片一日三次雷打不动,新 "伙伴"拐杖虽时时刻刻守候在旁,暂用不 上,也没心情打量。第二周,肿痛稍减,寂 寞来袭,消遣把玩起这个辅助用具:铝合金 两管夹一管再横两个短管,螺栓固定,三管 下端有四个眼可调节长短,两个横管即腋 托、握把软皮包裹减少摩擦,两个管底部贴 有防滑垫,真敬佩智慧的能工巧匠。

受伤后,好友自然要来看望,浪漫地捧 来康乃馨和包装精美的水果篮,不喜形式 的买来补养品,更有甚者干脆做熟做好端 来,患难见真情,很是感动。百无聊赖,胡 思乱想,也许还有羡慕嫉妒恨的幸灾乐祸, "让你嘚瑟,活该!"即使真有,也很正常,不 足为奇。

伤势让我不得不按下暂停键,难得清 闲,电视看个够;喜剧小品越来越迷幻,像 我这笑点高、水平低、有伤痛的人,怎么也 乐不起来。周末,老同学专程驱车来访,怕 我宅家憋坏,硬扶我上车去兜风,透过缓缓 行驶的车窗观景,惬意舒适。邻省竹溪桃

花源景区地势平缓,拄拐走路不费劲,堪称 "微型大唐芙蓉园"的武陵不夜城热闹非 凡,撑拐观赏也不累。用了景区残疾人专 用马桶后,这才意识到人性化设施的重要 性,原来不在意的盲道、缘石坡道、双层扶 手、无障碍电梯等等,如今在我眼里显得格 外亲切和必要。

时间过得真快,三周、四周、一个月,不 能因伤放弃学习,好在有手机,躺着照样能 阅读。忽然一天发觉自己体重增加,"一日 三餐有鱼虾。同志们说,似这样长期下来, 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 不能爬……"妻也是的,怎么能与《沙家浜》 里的沙妈妈比呢? 当然,我也不是郭建 光。锻炼不能停,苦中寻乐,自创拐杖舞。

两个月、三个月、一百天,终于能"卖 拐"了。妻提议扔掉拐杖,我舍不得,朝夕 相处那么久,怎么说扔就扔呢?再说以后 要有个意外还能用啊,急得妻让我赶紧"呸 呸呸",以示收回不吉利的混账话。

马克吐温断言:"盲人一旦恢复了视 力,第一件事就是扔掉他的拐杖,即使这个 拐杖帮助了他很多年!"明白这句话蕴含着 生活哲理,告诫我们要学会适时放下那些 曾经支撑我们的东西,去追求更广阔的世 界,但我不愿解读他的深层寓意,偏只理解 字面意思,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扔!

节日是生活的驿站

血红

脑海中还残留着去年秋天院子里的银 杏树满树黄叶优哉游哉地飘落、红枫的叶 片慵懒惬意地打起卷儿来的影像。

过年时,慢悠悠地走在张家界的街头, 路边鞭炮的硝烟味混着小摊熬煮的浇头香 气,还在鼻头盘旋不去呢。

蓦然间,眼前已经是繁花灿烂、满树都

是新绿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自己的心、自

己的身,都很难追上它的脚步。

一个成年人,稳定而成熟的成年人,要 面对固定的工作岗位、固定的生活圈子、固 定的行动轨迹,甚至是固定的早餐四大金 刚、固定的午餐盒饭便当、固定的晚餐两菜 一汤。这些固定的东西,被时间洪流一通 搅和打磨,就变成了美其名曰"生活"的事 物,一波波冲刷,一波波洗荡,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

每个人刚诞生的时候,头角峥嵘,棱角 分明,一如刚刚从昆仑高岗上脱离大山的 璞玉,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轮廓,都有着各自 奇异的光华。奈何坠入时间长河,混入"生 活"洪流后,长年累月地洗刷,终究磨平了 棱角,淹没了光华。

孩童时的奇思妙想,还有吗?少年时 的稚嫩憧憬,还有吗?青年时的雄心壮志, 还有吗?

很久很久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文章 里说,长途跋涉的时候,如果低下头、闷声 不吭地迈动双腿,是极其煎熬而困苦的。 所以,要学会给这一次长途旅行不断地设 立一个又一个标杆。 "生活",就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途。

如果我们只是低下头,沉浸在"生活" 本身,那么我们视线所及,永远只是脚下那 条色泽单一、毫无变化的"道路"。灰扑扑 的固定和单调,是身为成年人的我们很难 改变的"生活"色彩。

"五一"假期,我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 节假日,从漫长的"生活"旅途中暂停一下 脚步。在这难得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去寻 找一棵高耸壮美的大树,去寻找一块嶙峋 秀美的石头。

暂停下来,将其当作一个短暂驻留 的驿站。

早餐,可以不是豆浆油条粢饭团,可 以是长沙的网红米线,可以是成都的麻 辣兔头,也可以去北京城喝一碗味道纯 正的豆汁。那都是人生中的一份鲜亮的

上午,可以带着一嘴螺蛳粉的香味坐 上竹筏子,在桂林的山水中漂荡;也可以舔 舐着被辣红辣肿的嘴唇,在云南的红石林 里穿梭;又或者,饱餐一顿羊肉泡馍后,站 在丹霞地貌景区中好好地发一阵呆。

若是有意,下午时分,去长城上做一回 真正的好汉;又或者,行走在江南水乡的石 板路上,专门找小巷子穿梭,期待迎面走来 丁香花般的姑娘;如果实在精力充沛,也完 全可以在老西安人的笑声中,踏上十几公 里长的西安老城墙,体味千年古城的风韵。

入夜。



入夜后的选择,就更多了。选一个小 酒馆,聆听地方风情的民谣;选一家小茶 楼,观赏别有情趣的评弹、相声;选一条老 街,盘坐在街边屋檐下,静静地看着猫儿狗 儿从面前走过;甚或,有足够的雅趣,去找 一处名山民宿,点一支手作的蜡烛,推开老 式的木窗,眺望明月普照的山川。

暂停一下,歇一歇。无论时间流逝有 多快,无论生活节奏有多忙。

停下脚步,歇一歇。在生活的漫长旅 途中,学会找一处、两处、三四处驿站,停下 来,歇歇脚,歇歇心,积蓄足够的心力和体 力后,再继续向前。

生活中应当有风、有花、有雪、有月,有 值得追思回味的绚烂色彩。

切莫错过真情



洗炭翁

六十又三,心如止水,体似槁木,早 过了动辄就被感动的年纪。然而一件芝 麻大的事,却令我几近干涸的心湖瞬间 湿润,涟漪阵阵。

切好粗细不一、长短不等的五六十 根管材,三下五除二将四根立柱浇筑于 坑位中,想在天黑前将街门花架搭起来, 于是我肩扛钢管,手拿焊枪,攀上梯子, 刚要动手,谁料停电了。只好先喝点水 给累极乏透的身体充充电。我将纸板、 塑料及扎带等物品和工具放在路边。转 身回屋里,打开一瓶啤酒,一边品味一边 端详,将心中凌乱不堪的草图,再一次试 图修改至精益求精。不知不觉,五六瓶 啤酒下肚,烟盒中也空空如也。突然,一 阵凉风袭来,庭院的落叶打着旋儿,这才

想起街边燃着的篝火,不由得脊背直冒 冷汗。一路狂奔,冲至门外,一眼看见未 燃尽的废物刚被踩灭,在晚风中仍有零 星的小火苗跳跃。举目四望,街上空无 一人,转头再看,见一对老人蹒跚而行, 佝偻的背影,轻缓的步子,依稀辨认出是 南邻第六家灞桥腰张村租客。天哪,若 非这对老人,恐怕一街两行的数十辆汽 车将可能燃烧……

这件小事令我久久不能释怀,同时, 萦绕耳际的,还有撕扯不下、丢弃不开的 稔熟影音,醇酽悠长,无隐无退。

回忆起命运多舛却一生都在补天补 地的祖母、一世刚强的母亲、生来怯懦的 父亲、宽厚隐忍的妻子,包括无尽坎坷泥 泞中砥砺前行的子孙,还有每当我陷入迷

惘、无奈时,义无反顾为我亮起一座灯塔、 伸出一双大手的师长、亲友和兄弟姐妹。 这些普通的平凡人始终充满一身正气,这 让我得以在艰难挣扎中守住了底线,并自 省自觉地时时净化心灵。每当遇到泰山 压顶之事,反倒在啪啪作响中一节节伸 直。醉了,醒了,哭了,笑了,这一切都把 我拽回遥远而亲切的童年时代……

这世间,什么都不缺,唯一缺少的是 一贯对你默默付出并悄悄护佑的人, 匮 乏的是当你快要坠崖时一双粗壮有力且 主动伸出来的手。

除了真情,你还需要什么?除了真 情,我还能给你什么?遇见了,我们就应 该拿生命去珍惜,因为一旦走散了,余生 和来世,唯有剩下缺憾了。

